

特约记者 李思源

安徽升金湖“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似乎已经不可调和，掠夺式的开发给湖区带来的破坏是灾难性。

在环境保护的警钟下，这一轮的招标显得极为敏感，如果整个升金湖的生态破坏得不到有效治理，那么将意味着，每年收获数千万元的 GDP 的代价将是十万只珍贵的候鸟将失去过冬的宝贵家园。

“来这里过冬的候鸟越来越少了。”刘永贵低着头说了这句话，然后一言不发。

在池州市环境保护方面，似乎没有比升金湖的生态修复更重要的了，在过往享誉海外的升金湖，是数种国家级保护珍惜候鸟南下过冬的天堂。

“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这是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东溪》中的名句，描写的正是升金湖当时的美景，作为安徽省最大的候鸟栖息湿地，曾经“湖水清澈如镜，沿湖烟树迷蒙，一片江南好风光”。不仅是池州人的骄傲，更是受到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关注。

群鸟嬉戏于湖中，掀起湖面阵阵微波，野生鱼成群结队穿梭于水草下，映衬着延绵百里油菜花海，这是升金湖十多年前生态美景，而这些对于世代居住升金湖边的村民们来说，已经成了远去的模糊记忆。

眼下，湖面水草稀疏、野生鱼被人工养殖鱼挤进了狭窄的生存空间，候鸟盘旋在深黄色的湖面上，似乎在哭诉着正在凋零的家园。

“所谓的生态养殖业给了升金湖致命的打击”刘永贵沉默半晌后说。大青湖每年养鱼产值有数千万元，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是珍惜候鸟的家园，有些种类全球仅存数千只，每一只都是无价的。

渔业摧残“鸿雁之乡”

刘永贵毫不犹豫的辞掉了大青湖渔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大青湖合作社”)的养殖工作，作为国家生态保护区的升金湖，如今再也看不到碧波荡漾的湖面了，湖面一年四季都是深黄色的。刘永贵家住升金湖湖区，看着一车车破坏生态的养鱼饲料投入湖里，他心里不是滋味。

升金湖地处长江南岸，与安庆市隔江相望，距东至县城 35 公里，距池州市区 60 公里，全湖周长约 165 公里，平均湖宽 7.5 公里，属永久性的浅水内陆湖泊，湖水主要来自黄湓河和唐田河，正常水域面积 13 万亩。

升金湖区内气候适宜，周边几乎没有工厂，工业污染小，是长江中下游一块难得的生态湿地。湖里面有野生鱼类、植物种类繁多。湿地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享有“地球之肾”的美誉。而安徽省鼎鼎大名的升金湖湿地眼下正受到前所未有的环保质疑。

记者了解到，升金湖是目前安徽省最大的候鸟栖息湿地。素有“中国鹤湖”和“鸿雁之乡”等美誉。

资料显示，升金湖自然保护区横跨池州市贵池区唐田镇和东至县，气候温和，无霜期长，人口密度低，环境污染小。湖里有鱼类 66 种，软体动物 18 种，水、湿生植物 62 种，升金湖是安徽省最大的候鸟栖息湿地。目前，保护区有鸟类 230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6 种、二级保护鸟类 18 种。

据了解，每年升金湖过冬的鸿雁数量达到三万只，占了全球鸿雁总数的一半，其中白头鹤是世界濒危鸟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世界仅存数千只，其中有十分之一在升金湖湿地越冬，是升金湖保护区最珍贵的鸟类之一。

与此同时，升金湖自然保护区已被原林业部弄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列为中国 40 个有国际意义的保护区之一，每到秋冬季节，联合国、欧美地区国家的研究人员、专家学者前来实地考察，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刘永贵家住在升金湖上湖周边，升金湖上湖又叫大青湖，归属于东至县管理。

刘永贵回忆，在大青湖还没被开发以前，大青湖满湖的水草，船都开不进去，每年数万多只候鸟飞来栖息在湖里面，场面壮观至极。

升金湖属于一个整体的保护区，而各归属单位各自为政，没有得到统一的开发。1995 年以前，升金湖由东至和贵池各

自管理各自水域。1995 年原池州行署以池行秘[1995]5 号会议纪要的形式，将升金湖区分为三段，杨嘴至小路嘴观光大桥为上湖，小路嘴观光大桥至八百丈为中湖，八百丈至黄湓闸为下湖。下湖水域由贵池区管理，中湖水域无偿划给地区，现由市农委管理。

升金湖生态保护区就如蛋糕般被切割成数块，而安徽省里的相关单位也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给保护带来了不少麻烦。

据驻池州的安徽省政委调研组 2012 年 12 月份发布的报告称：近年来，沿湖各县(区)乡镇及相关部门都编制了发展规划，但县区、部门之间各自为政，规划布局不能充分协调，导致升金湖旅游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性不强，功能定位不够准确合理，升金湖整体效应不能发挥。伴随产业规模逐步壮大，容易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既影响了升金湖资源整体发挥，又易破坏生态环境。

生态湿地走向凋零

“升金湖以前的湖水是很清澈的，周边居民可以直接饮用湖里面的水，”当地村民王伟栋对记者说。

小路嘴大桥是升金湖上、中湖的交界处，拦湖坝正是建在桥下，从小路嘴大桥望去，湖面上几乎看不到任何水草覆盖，整个湖面都是深黄色。

记者来到大青湖边的小路嘴自来水厂，自来水厂的去水口建在拦湖坝不远处，水厂人员介绍，水厂供应着周边一千多户人家的饮水，记者从水厂进水口看到，从湖里抽进来是深黄色的泥巴水。水厂工作人员透露，在大青湖边有三家类似的自来水厂。

作为国家重量级自然保护区，当地老百姓的饮水安全已然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而极具讽刺性的是，升金湖的生态价值却在逐年提升，国家的对湖区生态越来越关注，1997 年国务院批准升金湖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0 年安徽省编办批准正式成立“安徽省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2007 年加入长江中下游湿地网络保护区，升金湖目前已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重要湿地。10 多年来，对升金湖的生态保护每天都在呼吁，与此同时，湖区的生态却一年比一年恶化。

早在 1986 年安徽省政府就批准建立了升金湖水禽自然保护区，巨大的生态价值早就受到国家关注，其商业价值也慢慢被体现。东至县直接管理的大青湖湖面约 6 万亩。

王伟栋介绍，对大青湖的开发始于 1995 年，主要是发展大青湖的养殖业，直到 2004 年正式整体承包给利民公司（大青湖合作社前身），在这 10 年里，养殖业利润并不丰厚，从 2001 年到 2004 年期间还是政府经营的，但经过三年的养殖后，亏了本。在这种情况下，利民公司正式接手大青湖的生态养殖。

“在承包之前，基本上都是乱捕乱捞、各自为政。”大青湖合作社负责人胡永平说。通过承包把大青湖的养殖业统一起来，便于保护管理。

衡量湿地保护情况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其水草覆盖率，记者在大青湖看到，湖面上很多地方已经看不到水草了。

据资料显示，升金湖保护区植被覆盖曾率达 80%，有水生植物 38 科 59 属 84 种，是丰富的生物王国。

胡永平介绍，目前大青湖的水草覆盖率在 20%左右，在刚接手的时候，因经验不足，往湖里投放的螃蟹过量，对水草产生了一定的破坏性。

“这几年来，来湖里过冬的候鸟越来越多，破坏了大量的草根。”胡永平说。而对这一点，大多数当地村民则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目前湖区的生态相比以前恶化多了，候鸟一年比一年少。

“每天都有两辆装着肥料或是鸡粪的大卡车从我们家门前经过，这些肥料和鸡

粪都投入了大青湖里面”当地村民李强对记者说。

刘永贵曾经工作于利民公司，他工作任务中有一项就是往湖里面泼洒化肥和鸡粪。记者在湖区看到大量的鸡粪残留物。

东至县水产局局长黄长贵表示，把大青湖承包出去是为了避免各自为政的局面出现，统一的公司化管理，我们明确规定不准施肥、不准投放食草性鱼类。一旦接到举报，就会立马查处。

胡永平对此也做出解释，那些鸡粪是其他养殖者进行鱼苗培植时使用的，并非大青湖合作社。大青湖合作社根本不可能投入化肥和鸡粪，因为大青湖是一个动态湖泊，水一直在流动的，即使投放进去也起不到效果。

东至县水产局与大青湖合作社都否认了往湖内投放饲料，但这一情况却与安徽省政委调研组的报告完全相反。

安徽省政委调研组 2012 年 12 月份发布有关升金湖的报告称：破坏性养殖方式不利于生态保护。上湖(大青湖)在升金湖桥下围坝筑堤，控制最低水位，导致河床泥沙难以流动，加剧河床抬升，不利于湿地保护和圩区防汛。

中、下湖由经营户分散承包经营，网屏如织，竹竿林立，常有水鸟停息网屏中；网屏内寸草不生，网屏外浮萍密集。养殖过程中大量投放鱼饲料及未经处理动物粪便，对水体造成破坏，水质富营养化严重。

“开发”与“保护”的纠葛

大青湖一直以生态开发作为标榜，东至县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也表示；生态修复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们现在一般都遵循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

而王伟栋则表示，本来大青湖是动态湖泊，自从大青湖合作社开展养殖后，修起来了拦湖坝，原本只有 6 万亩的大青湖，在涨水的时候能超过 10 万亩以上，把附近的农田全淹没，农民每年都要遭受这些损失，但得不到一分钱补偿。

即使如此，毋庸置疑的是，因近年来所谓的生态养殖已经给大青湖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东至县从 2011 年开始对大青湖进行大规模生态修复工作。

如今，升金湖“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似乎已经不可调和，掠夺式的开发给湖区带来的破坏是灾难性的。

“每年大青湖养殖业能给承包方带来数千万元的利益，巨大的经济利益使承包方根本不顾忌生态保护。”一位熟悉当地养殖业的村民介绍，每年往大青湖投放的鱼苗就超过一百万斤，而产出则达到 600 万斤以上。

而作为大青湖合作社负责人的胡永平

则表示，每年往大青湖投入的鱼苗也就二三十万斤，一年出产也就一百多万斤，2011 年之后，东至县强调生态养殖，大青湖就没有往湖中投放鱼苗。但安徽省调研组公布的数据显示，整个升金湖年产水产品达 1200 万斤。

在这个产量下，自然生长的水生动植物根本不能满足这些鱼类的生长需求。黄湓闸通江口每到开闸通水期，闸口、湖道紧布网屏，长江中野生鱼类几乎不可能回游入升金湖内，造成升金湖内野生植物及鱼类减少，对自然生态平衡严重不利。

当地村民章民强介绍，大青湖合作社自承包以来，从未实施任何生态保护和修复措施。只顾自身眼前利益，大肆以牺牲湖区环境为代价攫取湖泊资源。在经过数年的掠夺式开发之后，生态修复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胡永平介绍，早在 2011 年，大青湖合作社就拿出一千多万资金给东至县水产局进行生态修复，生态修复主要是往湖中投放螺丝来增加水草覆盖率，在这一项生态修复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安徽省正好遇上罕见的旱灾，前期所做的工作都失去了作用。这让大青湖合作社受到不小的损失。大青湖合作社因此与东至县水产局打起官司来，法院最终判决大青湖合作社免交 2012 年的生态修复费用一千多万元。

招标难产敲响环保警钟

“我们每年要投入两百万元的螺丝到大青湖里面”胡永平说，“在刚接手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亏本，后面几年才有盈利。”但是，合作社到底交多少税收，胡永平居然

表示不清楚。

因环境保护层面极为敏感，升金湖似乎是一块烫手的山芋，但成了多家公司争夺的“肥肉”，在 2013 年新的一轮招股开展中，一度传出消息称，大青湖合作社私底下贿赂了 10 万元给水产局副局长陈汉领，在大青湖合作社对生态保护做的不尽人意的情况下，水产局依旧给合作社打了最高分，这对外来的更具资质的公司有失公允。

而胡永平表示，绝对没有向水产局领导行贿，这明显是对我的人身攻击。东至县水产局局长黄长贵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

在东至县水产局新一轮的招标文件中明确显示：“通过五年的努力，实现让大青湖水草覆盖率达到 30%以上，水质不低于国家Ⅲ类水质标准的目标，让大青湖成为环境友好、适宜动植物生存发展的生态湖。”

熟悉当地养鱼业的村民张鑫向记者介绍，大青湖之所以出现严重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大青湖合作社进行掠夺式养殖，而目前在受到外界广泛质疑的情况下，依旧让大青湖合作社得到了招标最高分极为不妥。如果大青湖合作社具有最好的生态修复资质，那么大青湖的现状也不会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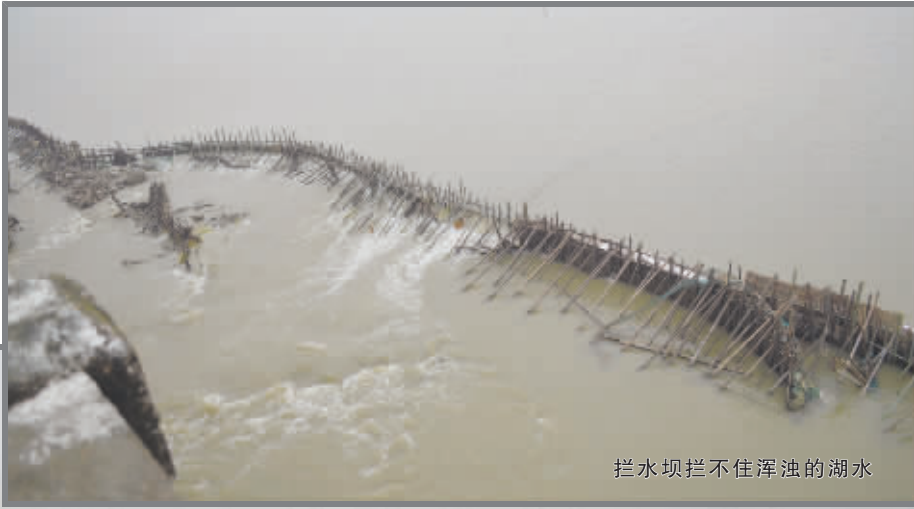
不管水产局个别领导受贿的消息真实与否，但原本与 2 月 5 日公布的招标结果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着落，东至县招标采购交易中心也在 2 月 4 日发布公示称：因大青湖生态渔业经营承包项目中标公示期间，有相关投标人对中标结果提出质疑。为进一步核查清楚，经东至县招管办批准，从即日起对大青湖生态渔业经营承包项目中标结果公示延期。

在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这一概念被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环境保护的警钟下，这一轮的招标显得极为敏感，如果整个升金湖的生态破坏得不到有效的治理，那么将意味着，每年收获数千万元的 GDP 的代价将是十万只珍贵的候鸟将失去过冬的宝贵家园。

(因当事人要求,文中所提村民为化名)



湖面的植被覆盖率极低



拦水坝拦不住浑浊的湖水



自来水厂取水口的水泥沙含量极高